

## 第一章 重生後順勢退親

春風輕拂簾櫳，碧羅紗帳微微擺動，窗外的吵鬧聲惹得床上的女子額頭一陣一陣的痛。

沈茹驀然睜開眼睛，錯愕地看著頭頂的碧羅紗帳，彎彎的金鉤挑著帳子兩邊，窗外照進來暖暖的陽光，空氣中浮動著馥郁的薔薇花香。

「姨娘，姑娘還沒醒呢，妳先回去好不好？」

「啊喲，她還睡得著啊？這定力可真不是一般人比得了的！我身為長輩，怎麼能不來給她提個醒？一個及笄的女子被男人摸了身子，知道外頭議論成什麼樣子嗎？虧得她還想嫁給縣太爺家的公子，真是癡人說夢！」

沈茹按著刺痛的額頭，緩緩坐了起來，女人尖細的聲音聽起來特別的刺耳。

她驚愕的看著這屋裡的一切，彷彿還是她未出閣時的樣子，可沈家早被一把火燒沒了，怎的她又會坐在這間屋子裡？莫非她在作夢？

她狠狠捏了自己的手，會痛？那麼，就不是夢。

外頭的聲音她很耳熟，是許姨娘的聲音，只是這聲音聽著比之前好像嫩了幾分。這時門口走進來一個粉衫雙髻的丫鬟，手裡端著一盆水，看她醒來滿臉驚喜，「姑娘，妳醒了？真是太好了！」

「小茜？」沈茹驚訝的看著她，這是小茜沒錯，可是樣子卻小了好幾歲。

「拿鏡子過來！」沈茹斷然道。

小茜將銅鏡遞過來，沈茹看著鏡中人呆住了，兩條細辮子垂在肩頭，一頭長髮披洩在肩後，鏡中人嬌俏漂亮，桃花眼，櫻花唇，真是顏若桃李、光彩照人，哪裡有一絲風霜之顏。

這哪裡是自己？分明比自己小了好幾歲，應該是十四、五歲時的樣子。

「現在是哪一年？」沈茹呆了半晌後，抬頭問小茜。

「靖安十五年啊。」小茜莫名其妙的看著自家小姐。

「靖安十五年？」沈茹失聲，銅鏡「砰」的一聲掉落在地上。

「醒啦？」

一個懷中抱著嬰兒的女人出現在她面前，女人一身綾羅，二十七、八，模樣算得上周正，打扮卻很俗豔。

許姨娘開口道：「大姑娘，妳才剛醒，大概還不知道怎麼回事吧？妳可是被陸大郎抱回來的，一身濕，還裹著人家男人的外衣……」

小茜急得不得了，跺著腳道：「姨娘，妳可別說了！姑娘剛醒，妳說這些話是什麼意思？若是妳再說，我定然稟告夫人去！」

許姨娘怒了，「小丫頭片子，這裡有妳說話的地方？妳告啊！我看妳告去！」

「別吵了。」沈茹扶著額，「讓我靜靜，姨娘說的這事我知道了，還有什麼事要告知的？若是沒事，就請回吧！」這是對許姨娘下逐客令了。

她冷冽的臉色讓兩個人都吃了一驚。

許姨娘以為她聽到這事該尋死覓活了，小茜也以為自家姑娘會受不了想不開，兩個人都想不到她會如此冷靜。

許姨娘來就是為了讓她醒來的第一時間知道這件醜事，現在說完了，又被沈茹這麼一說，頓時只能啞口無言的看著她，不知道該說什麼了。

沈茹看了小茜一眼，遞了一個眼色，小茜還算是伶俐，急忙將許姨娘半推半送的請了出去。

沈茹長長的呼了一口氣，耳邊總算清靜了。

她站起來，舒展了手腳，望向窗外，那是她住的青松小院。

想起從前種種，只覺得猶如一場噩夢，即便是嫁給段東樓之後的一年之內，他對自己略有幾分溫柔的時候，也被那個可怕的婆母搞得雞犬不寧，何況，他那段家，還有那一應的表妹、通房，這還不是最噁心人的，更加噁心的是……

她緊緊捂住胸口，一時之間氣都喘不過來。她十五歲嫁人，二十歲喪命，重生一回好，重生一回好！如若不然，她當初該是死得多麼冤枉！孤墳野塚之上，一把剪刀了結了自己的性命，即便是做鬼也是那麼孤獨淒涼……

這是老天爺給她的機會，再也不要見段家那些骯髒人、骯髒事，此生，她只要好好地守著家業，守著父母，便是最好！

沈茹回頭，看到自己床前的繡墩上擱著一件衣服，一件男人的衣服，青色的粗布衣裳，帶著水漬，還有個破洞，她沈家哪來這樣的衣服？

她清亮的眼眸微微一轉，頓時了悟，這是陸大郎的衣服。

她扶著額頭，塵封已久的往事漸漸變得清晰。

她在河邊落水，好像是陸大郎救了她。陸大郎是個浪蕩子，家徒四壁、到處遊蕩，聽聞身上有些功夫，又說祖上曾經也是蔭封的世家，只是不知道怎麼就敗落了，縣裡頭都傳他就是個生人勿近的煞星。

這樁事前世也發生過，後來爹嫌惡陸大郎敗壞自家閨女的名節，氣得大罵陸大郎一頓。

當時段家竟藉著這件事無恥的索要了更多的嫁妝，父親是疼她的，閨女把柄被人攥在手裡，只得忍痛又添了一倍的嫁妝。

她出嫁之時，煙花三月，十里紅妝，沈家的嫁妝整整抬了一條街，從街頭一直到街尾。段東樓騎著高頭大馬來迎娶她，年少英俊，惹得多少未婚女子羨慕嫉妒她。當時整個春陵縣都轟動了，春陵最富有的商戶人家嫡出大小姐嫁給縣令家的兒子，那真是縣裡的一大盛事，一度寫進了春陵縣誌裡。

坐在床邊，沈茹突然笑了，笑得冷冽，笑得譏諷，前塵往事真如大夢一場。她緊緊攥著發白的手，心道：當初那鮮花著錦、烈火烹油的情景這一世定不會再現了！

「小茜，那陸大郎還在嗎？」沈茹站了起來，披上了外衫。

「還在呢，在花廳裡頭，正和老爺說話哩。」

沈茹穿好衣服，整理了頭髮，便向著花廳去了。

才走到門口，就聽到裡頭傳出說話的聲音——

「陸大郎，這幾兩銀子你收著，算是我謝謝你。」

幾顆碎銀子扔在男子腳下，陸大郎瞥了一眼，冷冷笑了一聲，「沈老爺好大方。」

沈萬銀大怒，胖胖的手掌一掌拍在桌面上，震得茶杯跳了起來，他指著陸大郎的

鼻子罵，「你這廝本就是個無賴！你身上一個子都沒有，這些碎銀子夠你過個十天半個月了！我女兒的名節都被你壞了，我還沒找你算帳，你莫不是還想當沈家的座上賓吃了中飯再走？我告訴你，你作夢！」

陸大郎冷聲道：「我自沒有那個榮幸在大富大貴的沈家吃飯，只是我僅有一件外袍，將外袍還我。」

眼下他上身只著了一件白色舊中衣，伸出手來找沈萬銀要袍子。

沈萬銀想著，那袍子包了自己女兒的身子，哪裡還能還給他，定然要將那袍子燒成黑灰才好，這廝無非是嫌錢少。

「喏！拿去。」沈萬銀從袖子裡掏出一錠十兩銀子，清脆的丟在他的腳前，「夠你買十件新袍子，再不能多了。」

「我只要我那件袍子，別的什麼都不要。」對那十兩銀子，陸大郎看都沒有多看一眼。

「你！」沈萬銀氣得雙唇顫抖，「來人……來人……把這廝打出去！」

沈萬銀話剛剛落下，便聽到一個溫軟的聲音——

「爹……」

他大驚失色，「茹茹，妳出來做什麼？」

陸大郎回頭，只見門口站著一個窈窕女子，烏黑的劉海齊眉，兩條小辮垂在頰邊，髮辮間纏著幾朵珠花，一雙桃花眼彷彿含著星光，月白色的綾羅裙衫包裹著玲瓏的身段，他見那女子望過來，立即別開了眼睛。

沈茹看向男子，男人二十歲上下，高大健壯，此時上身只穿了件白色粗布內衫。他雙眉如濃墨，雙眼狹長、眸光銳利，鼻端挺拔，雙唇豐厚，臉龐冷冽之中帶著一股堅毅，只是左臉一道刀疤讓他平添了幾分煞氣。

沈茹看清那人驀然一驚，怎麼會是他？

前世她沒看到他，更沒想到救了自己的人竟然是他——陸歆！一個將來被萬人擁戴的將軍，竟然以如此落魄的樣子出現在她的眼前。

前世落難時，她遠遠見過他，間接的受過他的恩惠，因他的護佑難民們才過了幾天安穩日子。

「陸公子……」沈茹開口，聲音輕軟猶如花苞開放的聲音。

「茹茹，進去！」沈萬銀惱火道。

「爹，衣服是陸公子的，就應當還給陸公子。」她轉頭對陸歆說：「公子救命之恩小女子沒齒難忘，以後倘若公子有需要幫助的時候，請務必來我沈府，小女子自當效力。只是公子的衣服已經打濕了，等我讓人漿洗曬乾之後再派人送到府上，可好？」

陸歆看了她一眼，又迅速的別開了眼睛，道：「也罷，我現住在城西破廟旁邊的屋子裡，妳若是要送就送到那裡好了。」說完，他轉身就走。

沈茹看他轉身時，耳根似有一絲薄紅，她唇邊不禁微微勾起一抹笑意。這個陸歆，挺有意思的呢。

「茹茹……」沈萬銀過來拉著女兒的手，「妳怎麼能說那些話？倘若以後他訛上

了咱們家怎麼辦？」

「他不會的。」沈茹肯定的說。

「他可是個浪蕩子，是個無賴啊！他身無分文、家徒四壁，咱們家這麼有錢，他不訛咱們家訛誰去？說不定還要咱們沈家養他一輩子。」沈萬銀氣得吹鬍子瞪眼。沈茹看了父親一眼，微微笑了笑。不知如何解釋，便只能不解釋。

這時，聽到下人通報，「老爺，王媒婆來了。」

王媒婆？沈茹記得清楚，她就是撮合沈段兩家婚姻的媒婆。

她眼神一冷，她來做什麼？

王媒婆進門，一看沈茹也在，臉色有些尷尬，「大姑娘也在啊，那……有些話姑娘其實不聽也罷。」

沈茹烏黑的瞳仁骨碌碌一轉，看那王媒婆的臉色，料到她此行的目的，微微笑道：「王嬾嬾乃是我的大媒，什麼話說不得，莫非此次嬾嬾不是為兩家婚事而來？」

「是倒是，可是……」

「那就讓我也聽一聽。」沈茹道。

「那好吧。」王媒婆無奈的說。

沈萬銀客氣的請王媒婆坐了，沈茹卻站在沈萬銀身後，豎起耳朵聽聽她到底要說什麼。

「咳咳！」王媒婆清清嗓子，捏了捏手中的帕子，開口道：「唉，沈員外也該知道，當初為了撮合您家和段家的這門婚事，老身費了多大力氣，哎呀，我這條腿可都要跑斷了，可是今天，聽聞您千金居然被一個破落戶抱著回來，嘖嘖，那段家也聽說了……」她斜著眼瞟向沈萬銀。

沈萬銀的臉色瞬間難看許多，他是知道這件事說出去不好聽，但哪裡知道段家這麼快就知道了。

「您說……」他眼露急切，想跟王媒婆討個對策。

王媒婆猶豫了片刻，一臉的為難，「這樁事說大不大，說小不小，我也不是說令千金就跟一個破落戶有什麼關係，可男女之間若是有了肌膚的親近，即便那是為了救令千金的命，也是不好說給夫家聽的，您說是不是？」

沈萬銀連連點頭。

「何況令千金許的還是段家這樣的夫家，人家段老爺一個堂堂縣太爺，是要臉面的，而段公子呢，如今已是舉人的身分，若是參加會試，說不定是個狀元郎，將來要登上金殿的……」

沈萬銀一聽那「狀元」兩字，立即激動起來。「這件事，還請王嬾嬾幫忙才好啊，多少銀子您說個數，務必要玉成這樁婚事。」他急切而謙卑的說。

站在他身後的沈茹臉上露出一抹冷漠的笑意。會試？狀元？那也得要有他的分才行啊。

王媒婆看他心動了，這才亮出底牌，「這樁事我也同段夫人說了，這親呢，也結

得，但是因為有損段家的名聲，若是能將這婚禮辦得更風光一些，面子上應該能有些挽回……」

「風光？」

王媒婆動了動手指，「段夫人的意思是，嫁妝禮金再加一倍。」

沈茹無聲的冷笑。

沈萬銀一聽，頓時覺得肉痛，之前他允諾給的嫁妝已經夠豐厚了，如今還要再加……

看他猶豫，王媒婆繼續說：「沈員外，將來段公子封妻蔭子的時候，可是有你的好處的，若你現在因為一點點錢財錯失了女兒的好歸宿，那可要後悔莫及了。」

沈萬銀一聽，咬牙道：「好……」但他一個「好」字還沒落地，就被女兒打斷。

「能否容我說一句？」

王媒婆看向沈茹，賠笑道：「大姑娘，長輩在說話，這事情可是重要得很，您來添什麼亂呢？」

「添亂？」沈茹櫻紅的唇微微上揚，「您就當我添亂吧，只是這樁事到底跟我有關，我連說一句話的資格都沒有？」

她這一反問很有些不客氣，王媒婆訕訕道：「大姑娘想說就說吧。」

沈茹抬起了下巴，朗聲道：「陸大郎救了我並送我回來的事，既然段家知道了，怕是整個春陵縣都知道了，將來成親，即便婚禮辦得再熱鬧，也揭不過這件事。我覺得，這樁親事只會成為整個春陵縣的笑柄，段家是出了舉人的，為了不給段家抹黑，還是懸崖勒馬，這樁婚事算了吧。」

她話一說完，王媒婆和沈萬銀都震驚的看著她。

「茹茹，妳……妳……別胡說！」沈萬銀氣惱至極，他多艱難才求得的這門親事，怎麼能輕易放棄？

王媒婆更是不可思議，「大姑娘，妳別這麼想，妳這樣自暴自棄可不行，只要多加一倍的嫁妝，段家沒有不容人的道理。」

「一倍嫁妝？」沈茹笑了，「不好意思，請王嬤嬤回去跟段夫人說一聲，沈家小門小戶，現在生意不好做，拿不出這麼多錢。您瞧著咱們是面上風光，私底下不知道多節省呢，讓她老人家打消了這念頭吧。即便是嬤嬤這邊，訂親的媒人禮金我們自然不會要回來，不過這成親的媒人禮金卻是沒有了，誰叫咱們家窮呢。」王媒婆臉色一變，氣得心口起伏。在這春陵縣，要是沈家窮，那還找得出富戶嗎？這話說的，存心要抹掉她的禮金，她這鞍前馬後的忙活了這麼久，還不就是為了那個，沒想到沈家摳門至此。

「大姑娘這話說的……一個商戶人家，能攀上縣太爺家，那是前世修來的福氣，這……這福氣真是被妳這見識短淺的丫頭給斷送了。」

「見識短淺的丫頭？」沈茹笑了，「原來嬤嬤一直是這麼看我的，既然妳覺得我孺子不可教也，何必去禍害段大人家的公子？嬤嬤請吧，好走不送。」

王媒婆被這伶牙俐齒的小丫頭一番搶白，立即站了起來，丟下話，「沈員外，我可見識你家姑娘了，搶著要跟段家結親的人多得很哪，既然你家不稀罕，我這就

告辭，回段夫人去！」說罷，轉身抬腿就走。

沈萬銀伸出手，「哎……哎……」卻只能眼看著王媒婆越走越遠，無計可施。

沈茹心裡暗笑，王媒婆被氣得不輕啊。

「茹茹……」沈萬銀哀嚎著，「妳來添什麼亂？妳一個小姑娘家懂什麼？王媒婆要是把話跟段夫人說了，段夫人那麼傲氣的人，肯定會取消這門婚事的。」

沈茹笑了笑，說：「爹，放心，不著急，我現在還小，還想在家裡多待幾年呢。」

沈萬銀看著她，那眼神簡直是恨鐵不成鋼。「妳這丫頭太不曉事了，什麼時候變得這麼伶牙俐齒、得理不饒人？現在我就是追上王嬾嬾，她那般生氣，這門婚事怕是要糟了。」

糟了才好呢！沈茹在心裡想。

沈茹搶白了一頓王媒婆，覺得痛快，便進屋去尋自己的母親——沈家夫人蕭氏。

蕭氏身著一襲白色中衣，靠在床邊，額頭上戴著一條抹額，面色有些蠟黃。

因為母親身體不好，前世時，在沈茹嫁入段家兩、三年之後就去世了，如今再次見到母親，沈茹說不出的開心。

「娘。」沈茹靠在蕭氏身邊，抱著她的胳膊，輕聲的說：「娘，我跟妳說一件事，妳可千萬不要生氣。」

蕭氏甚少看到女兒跟自己這般親暱，不由得心頭柔軟，伸手撫了撫她的頭髮，「茹茹怎麼了？還是別靠得這麼近，當心過了病氣給妳。」

「我方才氣走了王媒婆，讓她回去跟段夫人說，沈段兩家的婚事作罷。」

蕭氏愣了一下，回過神來後不禁艱澀的說：「妳爹這麼費心籌謀，妳怎麼能讓他失望呢？」

沈茹嘟起嘴，「今日發生這樣的事情，即便將來嫁進段家，多花費一倍的銀子不說，以後也會因為這件事被婆家挑剔，一樣不能抬起頭來做人，娘難道真的覺得嫁進這樣的人家好嗎？」

蕭氏聽她這樣說，想起今早妙妙的胡說八道，她斥責了幾句，想來是被許姨娘吵到了茹茹那兒去了。

她歎息一聲，不免難過道：「唉，多好的一門親事，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呢？妳將來可怎麼辦？妳要是出門去又被人說三道四該如何是好……」

沈茹看母親一臉擔心，笑著搖頭，「娘，別擔心了，妳養好病才是。」說著話，她突然想起什麼，問：「娘是不是把掌家的帳簿交給許姨娘了？」

蕭氏點頭，「剛交給她，我整日不舒服，實在是精神不濟。」

沈茹秀眉蹙起，咬著銀牙暗自思忖：許姨娘那個飯桶，前世時沈家的家產不知道在她手裡敗了多少，如今少不得要想方設法的把帳簿弄回來。

段家堂屋裡，正中坐著一位臉色肅然的夫人，三十多歲，她身著對襟牡丹紫色緞袍，頭上插著金簪珠翠，手裡捏著一串檀木佛珠，尖尖的雙眉蹙起，看著王媒婆

嘴唇上下翻動，說得口沫橫飛、一臉氣憤。

雲氏淡紅的唇角微掀，冷笑了一聲，「沈家真的是這樣說的？」

王媒婆憤憤不平，恨不得添油加醋地告上幾狀。「那還有假！沈家那丫頭真是沒有規矩，插嘴不說，搶白老身，還要抹了老身的媒人禮金，這沈家還真是教女有方啊！照我說，跟這沈家不結親也好，不然娶進門的還不知道是什麼貨色！」

雲氏眼眸微微眯起，「一個小小商戶，敢退我段家的親？真是不知所謂！若是那個丫頭真的被破落戶抱過，這樣的女人我段家也不能要，這門親事罷了也就罷了。」只是雲氏口裡沒說，心裡卻已有了盤算，打了她段家的臉想就這麼算了？可沒那麼容易！

王媒婆聽到雲氏居然也這麼說，頓時沒了勁，沈家有錢，這婚事算了，自己真是討了個沒趣，段家不高興，想來也不會讓自己再替段公子作媒。這麼一想，她心裡真是沮喪極了。

雲氏看向王媒婆，微笑道：「還有一樁事，要麻煩嬾嬾幫我去做，一樣有酬謝。」

王媒婆錯愕的看著雲氏，只見雲氏對她招招手，她立即湊到雲氏跟前，雲氏在她耳邊低聲說了一番話，王媒婆眼中掠過一絲得色，點了點頭。

## 第二章 街頭巷尾傳閒話

城西破廟旁一間簡陋的屋子裡，陸歆正在弄晚飯，他上山去抓了一隻野雞，拔了毛用荷葉裹了丟進炭火裡烤，順便在爐灶裡埋了幾個番薯，這便是他的晚飯了。聞到香氣，隔壁的趙勝鑽了進來，伸手在鼻前搵了搵，笑嘻嘻的說：「陸大哥，好香啊！今兒個弄什麼好吃的？」

陸歆看到他，笑道：「去去去，回家去，別老來蹭飯！」

趙勝厚著臉皮死盯著爐灶，笑著說：「我家裡那婆娘手藝差得很，天天烤番薯蒸番薯煮番薯，我這胃裡差不多跟種了個大番薯一樣，哥哥可憐我，不想我真變成個番薯吧？」

陸歆斜睨他一眼，懶得說他，自顧自去牆邊拔出自己的長劍，細細的用軟布擦拭。趙勝又湊過來，看到他手中的劍光滑無比，閃著銀光，映出人影，忍不住羨慕的說：「哥哥這劍肯定很利吧？哥哥哪裡找來的？」

「找來的？」陸歆將劍收起來，「這是我家傳的。」

看著趙勝一雙賊眼，他提醒他，「可別打我這劍的主意，小心挨揍。」

趙勝急忙說：「哥哥說的哪裡話，哥哥就像我親大哥一樣，我還能偷你的劍嗎？哥哥真是太小瞧我了。」

陸歆看了他一眼，嗤笑一聲，便蹲在灶膛前拿一根樹枝去戳裡頭燒紅的木頭。

這時，忽然聽到外頭響起銀鈴聲，趙勝好奇的趴在門口向外頭望去，這一望可不得了。

「大哥，陸大哥！有小姑娘上你家來了，喲，還是坐著馬車來的，了不得、了不得！」

陸歆一愣，出來一看，就看到一個小丫鬟扶著一個美麗的少女，已經快走到門口了。

那少女他認得，正是沈家大姑娘沈茹。

他呆住了，她來做什麼？

聽到趙勝叫喊，附近住的幾個破落戶全部探出腦袋，目瞪口呆的看著沈茹。

沈茹兩條小辮垂在肩頭，髮辮間交纏著光滑漂亮的珍珠，其餘秀髮如潑墨般披洩在身後，上身穿著水藍色對襟繡蓮花錦衣，下面是一襲煙霞色百褶羅裙，這樣一個嬌俏俏的姑娘來到這個破落窩子，彷彿一個小仙子突然掉進牛棚裡一般。

沈茹打量陸歆的住處，果然簡陋得可以，土牆築起的房子，從大門口望進去一目了然，一張桌子一張椅子，再加一張床，就是全部了，另外有個爐灶，搭在後門處那裡。

「不請我進去坐？」沈茹微微一笑，「我今日來是還陸公子袍子的。」

「還袍子？」趙勝一臉曖昧地回頭對陸歆擠眼睛，「大哥，我可該回去了，絕對不擾你好事。」說罷，他一溜煙的竄回家去。

陸歆一愣，進來坐？

他擋在了門口，道：「姑娘有什麼事還是在這裡說吧。」男女獨處一室畢竟不妥，他不想因為還件袍子害得她被人說三道四。

「這袍子已經漿洗乾淨，現在還你。」沈茹將手裡的袍子送過去。

陸歆看那袍子被一塊錦布包裹著，不由得慚愧，怕是這塊布都比他的袍子值錢。

「嗯，什麼味？」小茜嗅了嗅，指著他屋子裡頭問：「陸公子，是不是你屋裡有什麼東西燒糊了？」

陸歆轉頭一看，果然灶膛裡正陣陣冒著黑煙。

「啊呀！」他跳了回去，手忙腳亂的把裡頭的雞肉和番薯掏出來，已經焦黑一片，哪裡還能吃？

陸歆覺得丟人丟到家了，臉上浮起薄薄的紅色。

沈茹看到他那樣子，忍不住掩唇笑了起來，「小茜，將我們帶來的東西拿給陸公子。」

小茜將手裡的紅木盒子提放在屋裡唯一一張桌子上，那盒子有幾層，小茜揭開上面兩層，對陸歆說：「這是我家姑娘親手做的，陸公子趁熱吃吧。」

漂亮的顏色，誘人的香味，陸歆看過去，只見那菜肴還冒著熱氣，他喉頭滑動，一時間呆住了。

沈茹笑了笑，對小茜說：「咱們走吧，讓陸公子好用飯。」

沈茹要上馬車的時候，卻聽到後頭有男子低沉而好聽的聲音響起——

「多謝沈姑娘。」

沈茹回頭，嫣然一笑，「應當的。」

她那笑容彷彿春花綻放一般，陸歆竟覺得不敢仰視，連忙低下頭去，再抬起頭時，車簾已經落下，只餘下銀鈴「叮叮噹噹」的響聲。

對面幾個破落戶還在探頭探腦，陸歆冷眼睨過去，那幾個人迅速的縮回腦袋。

進了屋，他坐在桌前，緩緩打開食盒，這食盒有四層，第一層是炙烤牛肉，第二層是燒雞，第三層是夾雜著金色玉米粒和菜蔬粒的拌米飯，第四層裡有一小壺酒，

酒旁有個錦囊。

陸歆詫異的拿起錦囊，這錦囊的繡工很好，上面繡著青翠的湘竹，迎風展葉，栩栩如生，他莫名覺得這錦囊絕對是出自於沈茹之手。打開錦囊，他探頭一看，登時驚呆了。

將錦囊內的東西倒出來，竟然是一袋子金鏰子！

他心裡生出一股憤怒，她這是要將欠他的一次還乾淨嗎？從此以後同他這個浪蕩子破落戶再無干係？

陸歆修長的五指握成拳，只覺得氣息不平，將金鏰子丟回錦囊，倒了杯酒，一口喝盡。

但是他突然覺得自己生這個氣好沒來由，人家沈大姑娘本來就跟自己毫無關係，他還想怎樣？

陸歆單手支著額頭，闔上眼，眼前彷彿出現沈茹嫣然一笑的模樣。

生平第一次，他為了一個姑娘心情煩躁不安。

馬車輕輕搖晃，小茜坐在主子身邊，終於忍不住開口了。

「姑娘啊，妳為什麼要對那個破落戶陸大郎那麼好？要是讓人看到了，會對姑娘不利的，之前已經傳出不好聽的話，再傳出什麼來，姑娘就不擔心以後嫁不出去嗎？」

沈茹靠在車壁上，看了小茜一眼，說：「陸大郎是妳叫的嗎？妳應當稱呼他陸公子。」

小茜撇撇嘴巴，「老爺要是知道，定要說姑娘的，少不得奴婢也要跟著一起挨罵。」

沈茹撫摸著手腕上的玉鐲子，嘴角浮起一抹冷笑，「什麼人言可畏？妳太小瞧妳家姑娘了，到如今我可不怕什麼人言，嫁不出去又如何，只要存了性命，手裡有了銀子，到哪裡還不能活得快快樂樂的？大不了將來招贅入門，什麼都要聽我的更好。」她瞥了小茜一眼，叮囑道：「今天的事妳別跟我爹說，聽到沒有？」

小茜趕緊點點頭。

「陸大郎是個人才，將來說不定還有我們仰仗他的時候，妳也不能輕視得罪他，聽到沒有？」

小茜扁著嘴點點頭，她瞅著小姐的臉，忽覺這樣的小姐太不像小姐了吧，那臉上的凌厲和自信到底是哪裡來的？

馬車直接進了沈家的院子，沈茹才下車，便聽到裡頭哭叫的聲音。

她蹙起眉頭，加快了腳步，到了二門內花園邊就看到一個小姑娘拿著竹條抽打一個小丫鬟，那小丫鬟一邊躲一邊哭，煞是可憐。

「住手！」沈茹一把將小丫鬟拉到一邊，握住小姑娘的手，奪下她手中的竹條。沈妙妙一看大姊居然阻攔她，立即叫道：「大姊，妳做什麼攔著我？這個臭丫頭走路不長眼睛，竟敢拿水燙我！看我不打折了她的腿！」

沈茹看那小丫頭，正是母親院子裡的掃灑丫鬟桃兒，平日裡最是膽小老實，怎麼

可能故意燙她，說不定就是沈妙妙看嫡派的人不順眼，刻意找碴。

桃兒跪在地上不住的磕頭，小身子抖得跟篩糠似的，「大姑娘，奴婢真的是無心，奴婢正端著熱水去夫人屋裡，誰知道二姑娘橫著就衝出來……」

「啪」一記耳光狠狠甩在桃兒臉上，沈妙妙惡狠狠的罵道：「妳還敢還嘴！」

沈妙妙只比沈茹小半歲，模樣很有許姨娘的影子，相貌算得上清秀，只是打小就被許姨娘寵壞了，脾氣大得很。

沈茹想起她後來做的事，頓時覺得這個妹妹如果再不好好教訓，往後還不知道會闖出什麼禍事——前世如果不是沈妙妙膽大妄為，竟然同一個男戲子勾搭，導致沈府一夕之間化為灰燼，沈家後來也不至於敗落成那個樣子。

「夠了！」沈茹將手中握著的竹條扔在地上，冷聲教訓，「即便是燙了妳，她定然也是無心的。妳既已教訓過，好歹是個主子，難道還跟下人一般見識？妳这样子若是讓人看到傳了出去，妳還要不要嫁人了？」

沈妙妙愣了一下，看了她半晌，突然笑了，笑得前仰後合，「我的好姊姊，虧得妳還有臉教訓我？我不過是教訓一個家奴，傳出去怎麼了？倒是妳，妳可曉得妳同陸大郎那點事都傳得滿城風雨了，只差讓街邊的說書先生編成話本子啦！」

她譏諷的睨著她，「嘖嘖嘖，我說呢，妳怎麼段家的媳婦不做偏偏要退婚，弄了半天該不會是真的跟陸大郎有私情吧？妳要知道，那可真是丟了我們沈家八輩子的臉呢！哼！」

說罷，她甩了袖子轉身就要走，冷不防的卻有人攔在自己身前，她一看，嚇了一跳，「母……母親……」

蕭氏本是臉色蠟黃，聽了沈妙妙這番話，臉色霍然漲成紅色，她脫力的後退一步，被她身邊的嬖嬖好不容易攙住，這才使勁咬了牙，狠狠盯著沈妙妙，「妳姊姊說不得妳，難道我也說不得妳嗎？」

沈妙妙再不服氣，也只得低下頭。

「妳說的可都是真的？外頭真的這樣傳？」蕭氏急切的問。

沈妙妙冷哼一聲，「不信的話，母親自己出去聽啊，街頭巷尾沒有人不說的，丟的還不是咱們沈家的臉。」

蕭氏怒火中燒，斥道：「妳一個庶女，敢頂撞嫡母，敢胡說八道、亂說是非？妳給我回到妳閨房裡，抄寫《女誡》三十遍，也讓妳知道女子該有的德行。」

沈妙妙瞪大了眼睛，一雙黑瞳仁如同烏眼雞似的，但這可是嫡母，她能怎麼辦？正氣憤著，忽地聽到身後不遠處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——

「哎喲，人都聚在這裡，這是唱的哪齣戲啊？」

沈妙妙回頭一看，立即大喜，原來是自個兒親娘來了。

「姨娘！」沈妙妙立即躲到許姨娘身後，委屈得雙眼紅紅，「姨娘，這丫頭要燙我，我不過呵斥了幾句，姊姊就罵我，母親還要罰我抄寫《女誡》三十遍。」

許姨娘看了蕭氏一眼，皮笑肉不笑的說：「夫人，什麼事生這麼大的氣啊，妳身體本就不好，生這麼大的氣氣壞身子就划不來了。」說著她睨了一眼跪在地上的桃兒，握著自己女兒的手，冷笑又道：「二姑娘再怎麼不好，也強過一個掃地的

奴才吧？為了一個奴才，妳們一個個呵斥懲罰沈家的二姑娘，這件事怎麼都說不過去吧？」

蕭氏愣住，看到許姨娘那一張風華正盛如同桃李般的臉，頓時一口氣都上不來，好一個許姨娘，幾句話就說得好像她女兒受了多大的委屈，說得她們都不占理了。

「娘，別生氣。」沈茹站到蕭氏身邊，輕輕撫了撫她的背，看了許姨娘一眼，微笑道：「姨娘這話說到哪裡去了，無論是奴才還是主子，那都是人不是嗎？難道奴才就沒有爹娘沒人生養？我沈家一直都以良善傳家，從來不苛待這些奴才們，所以咱們家的奴才出去都要說一句沈家仁厚。」

「我進來時，二妹已經打了桃兒，再打下去說不定就出了人命，桃兒已經磕頭認錯，便是再大的錯這一頓好打也夠了，姨娘反倒說我的不是，不如妳親自來看看可好？」

許姨娘詫異，這丫頭怎麼落水醒了之後這般厲害？從前不覺得啊，一個十五歲剛剛及笄的小姑娘，說話這樣有條有理、有理有據，竟叫人難以辯駁。

沈茹掀開桃兒的袖子，露出手上一道道紅痕，有的甚至滲出血漬來，她又拉起桃兒的褲腿，上面亦是斑駁的傷痕。

許姨娘看了一眼，也是大驚，沒想到女兒下手這麼狠。

「都聚在這裡做什麼？」

沈萬銀一聲呵斥，許姨娘一驚，抬頭看到自家老爺面色沉鬱的走了過來，顯然他方才已經聽到沈茹的話。

沈萬銀冷眼看向沈妙妙，沈妙妙的頭垂得更低了。

「鬧夠了沒有？」他這話是衝著沈妙妙說的，「難道妳大姊說的話有錯？難道妳母親罰得不對？」

他又對許姨娘道：「看妳養的好閨女！如果不是夫人病了，少不得收回妳手裡的權柄！」說罷，他憤憤甩袖，怒氣沖沖的進了自己院子。

許姨娘握著帕子，心口起伏了半晌才冷靜下來，老爺最後一句話最是讓她心驚，她知道他一向偏愛蕭氏母女，若是真的惹得她們一個不高興，說不定自己掌家的權力便要泡湯了。

她定定看了蕭氏一眼，忍氣吞聲的說：「夫人好生養病，咱們先回去了。」說著便帶著沈妙妙逕自回去後院。

沈茹看向那對母女，只見沈妙妙回頭，很是怨毒的看了她一眼。

從前她不太管事，即便知道沈妙妙性格霸道，卻一再忍讓縱容，導致沈妙妙為禍沈家，經此重來，她覺得自己對於這些看似閒事的事情不能再坐視不理了。

沈茹送母親回了院子，蕭氏卻很不安，派了身邊的張嬪嬪出門去打聽，果然昨天還傳得不是很厲害的事情，今日已是街知巷聞，成了人家茶餘飯後的談資。

蕭氏驚懼異常，捶著床欄道：「我真沒想到這事情會鬧得這樣大，這下可怎麼是好？妙妙說的沒錯，現在恐怕只差說書先生編成話本子了。茹茹，妳往後可要怎麼辦啊！」她悲戚得連淚水都流出來了。

沈茹當然知道，一旦名節受損，姑娘家要嫁出去就難了，即便是像沈家這樣的家

世，嫁人也嫁不到好的人家。

張嬾嬾想了想，又說：「還有一件奇怪的事兒，咱們沈家跟段家的婚事，本來是咱們沈家退的婚，可是街頭巷尾都傳說是段家棄了沈家，說咱們沈家姑娘成了段家的棄婦。」

「棄婦？」這話真的是讓沈茹覺得好笑，明明是她沈家退的婚，要說也是段東樓成了棄夫才對，怎的她就成了棄婦？

她立即想到這後頭一定有人推波助瀾，是誰？

沈茹唇角掀起一抹嘲諷的笑意，還能是誰？不就是她前世那個專橫奸詐的婆婆段夫人雲氏。

她真的是被氣笑了，好一個雲氏啊！她早知道這人心胸狹窄至極，沒想到重來一世，她只是想遠離段家，雲氏倒是不依不饒。

有句話說得好，知己知彼，百戰不殆。雲氏啊雲氏，妳惹上了我，不是找死嗎？

蕭氏看女兒不怒反笑，生怕她是被那些謠言氣得瘋魔了，立即握著沈茹的手，說：

「茹茹，妳可堅強些，別有什麼想不開的，像那些因為幾句謠言就懸梁上吊的軟弱女子，妳千萬學不得！」

沈茹失笑，母親竟然以為她會想不開懸梁自盡？想她前世顛沛流離受了多少苦楚，最後如果不是被逼無奈，又怎會自我了斷？她是經歷了風風雨雨的女人，絕不是一個不經世事的小丫頭，想要她再自殺，可沒那麼容易！這一世她可是做好活得舒舒服服的準備了。

「娘，沒事，我不怕謠言。」沈茹搖搖頭，神色淡定。

「那麼……妳真的跟陸大郎有關係？」蕭氏試探的問：「管家說妳今天去了城西，到底怎麼回事？咱們母女倆私底下說清楚。」

沈茹一雙明眸定定的看著母親，「娘，妳不信我嗎？我說沒有關係就是沒有關係。」

蕭氏總算鬆了一口氣，拍著女兒的手，歎息道：「沒關係就好、沒關係就好，妳一個姑娘家的，那些破落戶千萬沾惹不得。」

「女兒曉得。」沈茹輕柔的答道。

一直到月上柳梢頭時，沈茹才從蕭氏院子裡回到自己的青松小院。

進了閨房，她推開窗戶，春風暖暖，一襲彎彎的新月掛在樹梢。

她低頭時，冷不防看到她的梳妝臺上有一樣東西。

她吃了一驚，拿起來一看，那是一個粗布袋子，袋子裡沉甸甸的，將袋子裡的東西倒出來，骨碌碌的滾了一桌子的金鏤子。

這些金鏤子總共有二十五個，沈茹一數，更加吃驚。

這些是白天的時候送給陸歆的金鏤子，他怎麼完完整整的送回來了？方才她進來時窗扇虛掩，難道他是從窗扇裡扔進來的？但是沈家戶大宅深，還有護院，他是怎麼躲過護院越過那麼高的院牆進來的？

她心裡一驚，立即出來在院子裡看了一圈，並沒有看到任何人，他應該已經走了吧？

她進房，拿起了那布袋子細細打量，白色的粗布做成，布料同陸歆的衣服很相似。難道真的是陸歆還回來的？

沈茹定定的看著手中的布袋子，想著他怎麼只還了金子，卻特地換了個袋子，難道說他看出來那個錦囊是自己繡的？如果知道，他還了金子，卻獨獨留下錦囊又是什麼意思？

沈茹這樣一想，不禁感到臉上微微發燙起來。

不可能，他應該沒有那樣的心思，他們不過是一面之緣。

她給他送謝禮，本就是應該的，人家救的是她的性命，她送多少都不為過。另外，她是想跟陸歆結個善緣，心想在他落魄之時幫助過他的人，他往後應該會照看一二的。

沈茹潔白的手心握著粗布袋子，臉上浮起迷惑的神色，心道：陸歆，你心裡到底是怎麼想的呢……

金色的晨曦透過窗戶照進來，小茜替沈茹梳理烏黑油亮的長髮，巧手靈巧的編著辮子，將珍珠花纏繞進髮辮裡。

「姑娘今日真的要出門？」小茜試探的問。

「自然是要出去。」沈茹拿起嫣紅的胭脂片在柔嫩的唇瓣上輕輕一含，抬頭看小茜眉頭微蹙，問：「怎麼了？」

「小茜是擔心姑娘出門去，聽見那些風言風語會受不了。」

沈茹看著鏡中貌美如花的女子，手指輕輕挽著髮尾，蹙著煙眉道：「娘的病一直不見好轉，我想去趟天音寺，求佛祖保佑。」因自己有奇遇，她也是存了或許這一次母親能夠逃過此劫的心。

「可是……」小茜依舊擔心。

「沒有可是。」沈茹斷然的說：「想說什麼讓人說去，我又不會少一塊肉。」

小茜聽到她這樣說，忍不住吐吐舌頭，她家姑娘還真不是一般人。

天音寺在西郊，出去一趟大概需要一個多時辰，主僕兩人一早出去，還有家裡的老僕忠伯陪著，沈茹預計在太陽落山之前可以回來。

正是春暖花開時，遇著天氣晴朗，路上行人三三兩兩，不少公子小姐以及平民家的大姑娘、小媳婦相偕出遊。

沈茹拉開車簾向外看去，就聽到一個女子的聲音——

「那不是沈家的大姑娘沈茹嗎？」

「嗤，就是她呀！才被退婚的那一個，一個富家小姐居然跟個破落戶勾搭上，真是羞也不羞，還敢出來逛？」

「嘖嘖，那麼好的夫家不珍惜，落得個給人退婚的結果，以後定然找不到好人家。」

沈茹冷眼看去，那兩個女子看見她望過來，哼了一聲，轉身離去。

「姑娘……」小茜又氣又急，臉兒都紅了，「她們怎麼說得這麼難聽，明明是咱們家先退婚的，說什麼妳被退婚，真是豈有此理！」

「有什麼好著急的，不過是長舌婦罷了，議論一陣子也就過去了。」沈茹淡淡的說，重生一回，她對這些虛名已經看淡了，雖然知道這是雲氏搞的鬼，她卻不能去撕了這些女子的嘴，不過人言而已，她早已不畏懼，如果雲氏以為她會怎麼樣，那也太小看她沈茹了。

突然間，馬車一頓，停住了。

沈茹掀開簾子，探頭問：「忠伯，怎麼了？」

忠伯回頭，「姑娘，妳看……」

沈茹定睛看去，見馬車的前頭一個人騎著青驄馬，一襲玄色錦袍，身姿挺拔，一雙修長的俊眼目光沉沉的看著她。

段東樓？

「哎，段公子欸！」路過的女子紛紛側目。

「他怎麼會去找那個沈家姑娘？」

「不會不死心吧？」

「不會吧……」

「段公子，您擋著我們的馬車是什麼意思？」忠伯拱手向段東樓道。

段東樓卻沒有理他，直接策馬到馬車車窗邊，看向沈茹，「茹茹……」

他這樣叫她，讓沈茹陡然覺得胃部有些不適。「不要這樣叫我。」她冷淡的說。

段東樓面上露出一絲驚詫，他壓低了聲音道：「我們談一談。」

「可以。」

沈茹答應了，段東樓的臉上露出一絲喜色。

### 第三章 好個掌家的姨娘

馬車停在河岸邊的柳樹下，翡翠般的綠柳隨風輕飄，時不時有飛絮飄舞，如夢似幻。

沈茹下了馬車，忠伯和小茜在馬車邊等著她。

她走到茶花樹邊，看著河面波光粼粼的水紋，道：「你有什麼話，便說吧。」

「茹茹，妳家退婚難道是因為那個傳聞？我母親都說了，只要沈伯父再加一倍的嫁妝，這樁婚事黃不了。」段東樓急切的對她說：「我知道妳想嫁給我，妳只是怕別人說妳名聲有損，對不對？」

沈茹看了他一眼，實在覺得不可思議，他以為他們段家是什麼，難道他們沈家就得巴巴的賴著段家不成？

見她不說話，段東樓修眉一挑，「妳若是擔心外頭傳出妳和陸大郎的閒話，改日，我讓人將那個人趕出春陵縣，讓那廝再也無法踏進這裡一步。」

沈茹突然笑了，那如花般的笑容，伴著青春的氣息映入段東樓的眼裡，簡直如同一幅畫一般，他禁不住心神蕩漾，便要伸手去握她的手。

沈茹一閃，他握了一個空。

沈茹的眼底掠過一絲涼薄，道：「多謝段公子厚愛，不過這件事是我和父親一起決定的，我沈家算得上春陵縣的富戶，也是有頭有臉的人家；陸大郎更加沒有錯，他救了我，我感激他。因為這件事傳出這些謠言，僅憑別人的幾句話，段夫人就

讓我們家加一倍嫁妝，這合理嗎？無論是父親還是我，都認為這件事不能接受，而段夫人顯然看不起我們沈家。

「到如今這謠言傳得滿城皆是，我的名聲早已受損，我想你們段家也不需要這樣的兒媳婦。段公子，我和我的婚約休要再提，我還要去給母親祈福，少陪了。」看著她毫無留戀的轉身，段東樓覺得心裡難受，二話不說地拉住她的袖子，「茹茹，難道你就真的這麼無情？我不信！」

沈茹極力扯回自己的袖子，哼了一聲，「你不信也得信！我再說一句，這段婚事是我沈家退婚，不是你段家退婚！」

這話說得段東樓臉色一白，冷聲問道：「妳真的和那陸大郎有私情？」

沈茹回頭冷笑，「那也不關你的事！」

她抬腳就走，段東樓想攔她，卻也沒有那個臉與立場去攔，正如她所說，他們沒有干係了，她就是跟陸大郎有染，也不關他的事。

想到這裡，段東樓的臉色難看至極。

他咬著牙，從牙縫裡迸出一句話，「沈茹，我倒要看妳能硬氣到什麼時候！」

見沈茹上了馬車，小茜坐在她身邊，擔心的說：「姑娘對段公子好不客氣，同以前的態度不一樣了呢。」

沈茹想起段東樓還覺得生氣，嗔道：「我從前待他好，那是瞎了眼看錯了人，從今往後，別在我面前提起這個人。」

賤男人！她在心裡罵了一句。

她前世嫁給他後，他在雲氏面前唯唯諾諾，言聽計從，有為過她一分嗎？後來逃難之時，他好手好腳，所有苦活累活卻都是她在幹，為了活命，甚至聽從雲氏的話，要將她拱手獻給那些叛軍賊子，若不是剛好那時候陸歆帶兵打來，她還不知道要死得怎樣不清不白。

到最後，她被段家那些人所棄，聽聞父親被殺，她萬念俱灰之下，萬般無奈的了自己的性命。

一世淒涼，就是從嫁進段家的那一刻起。

這一世重來，她恨不得拿刀子割了段家人的血肉祭奠自己的過去，又怎會給段東樓這個混蛋一絲遐想？

小茜看到主子臉上猙獰的恨意，忍不住打了一個寒顫。

沈茹的心情漸漸平靜下來，她闔上眼，靠在車壁上，歎了一口氣。說是這樣說，但她可不想重來的機會被段家這些人弄髒，何必再去沾惹那些腥羶，她要高高興興、開開心心的活著，多多的為自己打算。

她的臉色和緩過來，小茜見狀這才放心來。

天音寺香火鼎盛，沈茹雙手合掌，虔誠的在佛祖跟前拜了三拜。

「佛祖保佑，佑我母親疾病早癒，佑我父親身體康健，佑我這一世平平安安，佑我家人今後少災少難。」

拜罷，她求了一支籤，拿起來一看，是上上籤，沈茹十分的歡喜，將那籤文好好的收藏。

她跟小茜一起出了天音寺，看到院子那頭的大槐樹下，幾個人不知圍著什麼呼呼喝喝的。

沈茹路過時刻意看仔細，只見那幾個人之間圍著一個男子，赤著上身，肌肉勁實，手裡舞著一把長劍，那劍招高妙，一舞之下，劍如飛花，幾乎不見人的影子，惹得周圍的幾個大漢都拚命的拍手。

沈茹看得呆了，心裡驚歎，這人的功夫真好。

等那人站定，便見男子臉上斜斜一道疤，面色冷峻，不是陸歆是誰？

沈茹一驚，沒想到會在這裡遇上他。

見他赤裸著上身，她也不好多看，立即轉了身，打算回去，可是方才錯眼一看，覺得他腰上掛著的東西有點眼熟，她不禁再次轉頭瞥了一眼，那不就是那只翠綠湘竹的錦囊嗎？被他貼身掛在腰上，沈茹臉上一燙，眼眸抬起時，和一雙潑墨般的黑眸對個正著。

臉頰上越發的滾燙，沈茹不敢多看，趕緊轉身走了。

陸歆見她看過來，不知怎的，心口驀地失了心跳一般。

他擦了一把汗，穿上了衣服。

再抬頭時，看到她已經上了馬車，車子絕塵而去。

陸歆搖搖頭，自嘲的笑了笑，她不過偶然看了自己一眼，有什麼可想的。

「大哥，再耍一次吧，你的劍術真是太棒了！」

「大哥，再耍一次吧！」

幾個大漢求著他，陸歆伸手一人頭上敲了一個栗爆，「耍什麼耍！明日縣裡有活要幹，我這就要回去了，改日有空再說。」

他拂了拂粗布袍子，目光落到袖子上時忍不住心神飄忽了一下，那袖子上原先有個破洞的地方，如今繡上了一朵梅花。

他伸出指頭，撫了撫這朵銀色的梅花，又抬頭看向在山路上變成一個黑點的馬車，然後，再度自嘲的笑了笑。

沈茹到家，才進了二門，就聽到院子裡頭傳出「咿咿呀呀」的聲音，那聲音聽在一般人的耳朵裡，只是戲子的聲音，可是聽在沈茹的耳裡，卻讓她的心口突突直跳。

「大姑娘，園子裡頭在唱戲呢！」小茜有幾分興奮，探頭探腦的想看。

沈家在後花園搭了個戲臺子，請戲子唱戲價格不菲，一般也只有辦大事的時候請那一臺子戲子，今日說起來也不是什麼大日子，怎的大白天的就唱起了戲？何況，母親還病著，怎麼受得住這樣的吵鬧？

沈茹臉色一冷，加快腳步到了戲臺子這邊，只見春日裡百花盛放，那戲臺子周圍擺了許多鮮花，臺上一個戲子白衣綾袖，粉面紅唇，掐著尖細的嗓音唱著，甩著

水袖，聲音咿咿呀呀地不知道多動聽。

許姨娘同沈妙妙母女倆坐在戲臺子對面的亭子裡，手裡打著節拍，聽得津津有味。一句唱罷，沈妙妙拍掌笑道：「姨娘，賞吧！」

許姨娘點點頭，只見丫鬟伸手拋出了一把銅錢，那錢洋洋灑灑的落在戲臺子上。戲子彎身道謝。

沈妙妙站起來說：「他唱得這麼好，賞幾個銅錢哪夠？」

說罷，她跳下亭子，從錢袋裡掏出幾錠銀子拋到戲臺子上，那戲子立即眼波流轉，對她展露出一個勾人的媚笑。

「多謝小姐！」戲子殷勤的行禮。

沈妙妙得意的說：「你下次來，還賞你更多！」

沈妙妙話音剛落，卻感覺一個人突然走到她的身邊，指著那戲子問——

「我家姑娘問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那戲子一愣，抬眼看向花蔭下站著的美麗女子，真是人比花嬌。他不敢多看，忙回覆道：「小人心僮。」

沈妙妙回頭睨了沈茹一眼，怒由心起，暗道：怎麼什麼事都有妳，這是我寵的戲子，關妳何事，居然也巴巴的來問名字？

她冷笑，「怎麼，大姊什麼時候也對唱戲的感興趣了？」

沈茹緩緩走了過來，並未多看心僮一眼，一個戲子，她還未瞧在眼底。

好在這不是前世那個戲子，莫非那個人還沒出現？想著那個隨時可能出現的戲子，她才落下的心又提了起來。

沈茹指著心僮手裡的那錠五兩的銀子，道：「姨娘和妹妹每個月都有分例，妹妹一個月的零花也不過一兩銀子，什麼時候發了財，一出手就賞了五兩？」

這話裡帶刺，沈妙妙惱了，「關妳什麼事？別以為妳是長姊，就什麼事都要參一腳！」

沈茹涼涼的看了許姨娘一眼，「姨娘月例五兩銀子，今兒個又不是什麼大日子，怎麼還有錢請戲子？」

許姨娘面色尷尬，只覺得心裡一涼，她這話是什麼意思，難道在疑心什麼？

她面上露出一抹假笑，「大姑娘這說的是什麼話，我們母女倆要是靠那幾個分例銀子過活，怎麼過日子？老爺愛護我們，多些貼補也是時常有的，就是今兒個的戲，我也是跟老爺說過的，老爺說了，從帳房裡撥銀子就好。」

「話說回來，我雖是姨娘，畢竟是妳的長輩，妳這樣不分上下尊卑，到底是個什麼意思？還是說，妳爹的話妳都要反駁、都要質疑？不然，咱們一起到老爺跟前對質可好？」

「姨娘多心了，」沈茹冷冷一笑，轉了身就走，「只是給姨娘提個醒，當家的得穩著點，這個家可不是那麼好當的，主母還病著，別光顧著自己樂，吵著病人就不好了。」

看著沈茹離開的背影，沈妙妙狠狠的啐了一口，「真是掃興！」

許姨娘握緊雙手，垂下了眼瞼，眉端緊緊蹙起，莫非這大姑娘看出了什麼？

沈妙妙轉身對心儂笑道：「讓你見笑了。」

心儂誠惶誠恐地道：「小姐說的哪裡話？」

沈妙妙眼眸轉動，欲言又止，終於問道：「墨離公子最近怎麼樣？」

心儂一愣，這姑娘看著個子小小，到底也是要及笄的姑娘，情竇初開倒是對墨離上了心。他微笑道：「墨離一介戲子，哪裡擔得起公子兩個字。他挺好的，在戲班唱戲練功，糊口飯吃。」

「那他這次為什麼不來？」沈妙妙急切的問。

「這個……」心儂一頓，心道：墨離是個驕傲的性子，最厭惡被姑娘纏，眼看著這姑娘要纏他，他還不躲得遠遠的？

心儂只得編了一個理由說：「城外的一個員外請他去唱戲，一早就走了。」

「哦。」沈妙妙十分失望，揮了揮手，「行了，我知道了。」

沈茹離了園子後先去看了蕭氏，看到她懨懨的神色，只恨自己不是個郎中，不能替母親把病治好，只能取出今日求的上上籤給母親看。

蕭氏看了籤文也笑了起來，「的確是個好籤，難得妳有心了。」

「母親今日想吃什麼？我親自去替母親準備。」

蕭氏搖搖頭，「只覺得口裡淡，也不想吃什麼，只是想著如果能有點桑椹嘗嘗倒好。」

桑椹？

沈茹看向小茜，「家裡有桑椹嗎？」

小茜搖頭，「這個時節哪裡有桑椹？街市上都沒有的，就連桑椹乾也沒有。」她突然想起什麼似的，「對了，奴婢想起在天音寺附近的山村裡頭，有一棵十分古老的桑椹樹，聽說那棵樹與別的不同，好幾個時節都能結果子呢，結的果子又比一般的好吃，說什麼賽過蟠桃，能延年益壽之類的，延年益壽什麼的大概是胡說的，不過好吃許是可能的。」

蕭氏臉上露出嚮往之色，可若是為了幾個桑椹勞師動眾的終歸不好，落到許姨娘耳朵裡，又少不得招來一番冷嘲熱諷。她便搖頭道：「算了，不吃也沒關係。」

這時，見大丫鬟欣兒端著茶盤走進來，沈茹問她，「夫人今日吃了什麼東西沒？」

欣兒搖搖頭，「夫人胃口一直不好，今早連粥都沒吃，就喝了幾口水，一個時辰之前還吐了，嘔了一些酸水，奴婢求夫人吃點，她卻說吃不下去。」

沈茹歎了口氣，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，倘若那桑椹真能讓母親的病情有所緩解，她做人子女的又怎能不去找找？她打定了主意，明日再往山裡頭去一趟。

出來時看到桃兒在掃地，想起昨晚她讓小茜給她送了藥膏，今日不知道好些了沒有？

「傷勢如何了？」沈茹冷不防的問出這一句。

桃兒嚇了一跳，抬起眼來看到是大姑娘，急忙帶著笑意回道：「好一些了。」

「我看看。」

桃兒擡起了袖子，昨日有血跡的地方都已結了痂，變成了深紅色。

沈茹放心下來，對桃兒說：「但凡有事，就對我說，小姐我替妳做主。」

桃兒眼眶紅了紅，點了點頭。

沈茹轉身打算走，卻聽到身後桃兒叫了一句——

「姑娘……」

沈茹立住腳步，回頭看她。

「桃兒有句話不知道當講不當講。」她拿著掃把，顯得有些猶豫。

「有什麼話妳就說。」看到桃兒為難的臉色，她又說：「妳跟我過來。」

兩個人到了一側的耳房，讓小茜在門外守著，桃兒這才開口。

「不瞞姑娘說，從前家裡的事情姑娘從不過問，所以奴婢原先也不打算說什麼，只是如今夫人生病了，掌家的變成姨娘，姑娘又對奴婢這般關切，奴婢不能不說。」

「妳說便是了。」沈茹目光灼灼的看著她。

「自從姨娘掌家後，主子們的東西原先是三分的扣成了兩分，因老爺時常不在家，夫人又病著，所以不容易察覺，姨娘這才敢妄為，我們下人看著也多是不敢開口的，姨娘掌家，得罪她誰都沒有好日子過。」

「主子們的東西也就罷了，只是我們下人可苦了，奴婢的飯菜常常都是餓的，發下來的衣服都是舊的，不曉得是哪裡撿的，包括月銀，姨娘說要扣了飯食錢，足足扣掉三成，奴婢本來的月銀就十分單薄，這樣一扣，連寄回家的錢都不夠了。可是奴婢們都是敢怒不敢言，姨娘一手遮天，都不知道跟誰說去。」

沈茹一聽氣得直咬牙，一手拍在桌上，怒道：「好一個掌家的姨娘！」

她前世隱隱約約就知道她剋扣了不少錢，卻沒想到她是用這種法子幹下的好事。原先她什麼都不管也就罷了，如今既然她沒打算嫁人，要在沈家好好的待下去，就絕不能由著許姨娘母女胡作非為地肆意敗家！

她拍了拍桃兒的肩膀，安慰道：「既然妳對我說了，這件事我早晚會料理，妳先別吱聲，我自然有法子讓她交出掌家權。」

桃兒聽了一驚，震驚的看向沈茹，從前什麼事都不管的主兒，如今要動手了？

她立即跪下叩頭，「但凡姑娘有吩咐，就是刀山火海，桃兒萬死不辭。」

沈茹狡黠的笑笑，「放心，終歸有用到妳的時候。」

第二天，沈茹打聽到許姨娘母女倆要出門去做客，不到晚飯時間不會回來。

沈茹聽到這個消息，嘴角勾起一絲微笑。她今日要去天音寺那邊的山村看看是不是真有那棵古老的桑椹樹，不過她會提前回來。

主意已定，為了快去快回，她換了男裝方便騎馬，接著獨自騎一匹駿馬直接奔向城外。

天音寺的道路她認得，很快就到了天音寺山腳下的村落，她向村民打聽桑椹樹，發現果真有這棵樹，她大喜過望，即便是為母親來找桑椹，但她也確實想親眼瞧瞧那棵傳說中神奇的古樹。

不過照著村民的指點，想找到那棵樹可要往山裡頭的小路走上好一段。

到了山路入口，沈茹只得把馬繫在山腳下，拍了拍馬背，「馬兒，我待會兒回來找你，好好的在這兒待著。」

她只想著快去快回，沒想到那棵樹會在山裡頭，她現在有點後悔沒有多帶幾個人來，但既然到了這裡，她自然不能空手而歸。

不就是進山嗎？有什麼大不了的。

看著陡峭的山路和濃蔭密佈的山林，沈茹踏步向上，但才走了一段，她便覺得腿腳痠軟，背上汗出如漿。

她呼了一口氣，「奇怪，按照村民說的應該在這邊，怎麼還沒到……」

陡然間，她聽到鳥兒嘰喳的聲音，轉頭一看，只見鳥兒都向著一棵參天大樹飛過去，那樹的枝頭上掛著的不就是紫紅色的果子？

她心裡一喜，看到林間還有一條崎嶇的小道，便邁腿向著那條小道走去。

越走越近，鳥兒嘰喳的聲音越發的清脆吵鬧，她抬頭一看，只見林中空地上好大一棵樹木，枝繁葉茂，滿樹紫果，如此碩大繁茂的樹木怕是有百年還不止。

「真的有啊！」她仰頭，看到那一串串果子驚喜不已，平常果樹要到五月、六月才會結出桑椹，沒想到這棵卻是三、四月就滿樹繁果，果然非同凡響。

桑椹能生津止渴、滋陰補血，母親得的是消渴之症，這百年老樹說不定就對母親的病症有益。

沈茹踮起腳，伸手攀住樹枝摘了一顆，放在嘴裡含住，頓時一股清涼而酸甜的芳香味道充滿口中，真是讓人喟歎的美味！

她帶了布袋子來，立即將袋子拿出，準備採上一袋子回去。

忽然，她似乎聽到奇怪的聲音。

「呼嚕嚕，呼嚕嚕……」

這是什麼怪聲？她第一次聽到。

待得她回頭，只見幾隻黑乎乎的大東西張著血嘴，露出兩顆白色尖利的大獠牙向著她衝過來。

沈茹尖叫一聲，想要逃走，奈何腿腳都已痠軟。

完了，完了！真是失算，早知道會遇到如此險情，何必貪圖這幾顆野果子？

好不容易重生一回，這回又要被自己的愚蠢給斷送了。

她閉上眼，心口撲通撲通的亂跳，心裡道：這次一定死定了！

就在她感覺到野獸的氣息靠近的時候，冷不防一隻胳膊攬住自己的腰身，然後彷彿失重一般，她整個人凌空而起。

她感覺自己像靠在一個溫暖的懷抱中，等腳落到實地時，她才鼓起勇氣睜開了眼。

「啊！」發覺自己站在樹杈上，她嚇得趕緊雙手緊緊攥住了身邊人的衣服——意識到她靠的是個人，她回頭一看，對上了一張冷峻的臉，對方低頭看著自己，臉上似乎沒有一絲溫度，眼底卻掠過幾絲溫柔。

她認出他來，驚呼，「怎麼是你？」

「若不是我，妳早死了。妳看下面。」陸歆道。

沈茹低頭，只見那幾隻野獸雪白的獠牙沒有戳到她，卻扎在樹幹上，這樹幹極粗，

得幾個人合抱才能圍成一圈。

幾隻野獸被困住，掙扎了半天才把牙齒拔出來，抬起頭對著樹上的人瘋狂咆吼。

沈茹看到牠們拔出牙的樣子，禁不住笑起來。

「妳還笑得出來？」陸歆蹙起濃眉，「如果我不在這裡，妳身上估計早已被那幾隻畜生戳出幾個窟窿，那幾隻野豬日日在這裡吃果子，守護著這棵古樹，一般人都不敢靠近，妳膽子倒是大得很。」

原來是這樣！

沈茹恍然大悟，低頭見那幾隻偌大的野豬開始吃掉落在地上的果子，還吃得津津有味。

等把地上的果子吃完，野豬抬頭，凌厲的眼神威脅似的看了兩個人幾眼，似有些不甘心，繞著樹走幾圈無可奈何只得散去。

野豬走了，沈茹一顆掛著的心才落了下來。

Crescent